



鲁迅论翻译

鲁迅论翻译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
汉语文教研组编

DC80/21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664369



延边人民出版社

664369

bc90/01

前言

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毕生用杂文、小说、散文、诗歌等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向封建势力、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进行了英勇的搏击。在文化领域的多方面建树中，鲁迅对我国的翻译事业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为了输入新思想，介绍新文艺，翻译了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科学小说和各国进步作品达三百万字。

鲁迅的译著已经成为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他那是从大量翻译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以及有关翻译理论方面的精辟见解，更是一项极其可贵的遗产。因此，学习鲁迅在译述工作中披荆斩棘、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研究鲁迅在翻译理论方面的深邃思想，对于我们进一步“学习鲁迅”和发展我国的翻译事业，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为了适应翻译专业的需要，丰富翻译理论的内容，我们从鲁迅的全部译著、杂文和书信中辑录了这一份材料，一面供我系各民族语文专业的同志学习，另外也有一点为鲁迅研究者和广大翻译战线上的同志提供参考的意思。限于我们的水平，辑录整理中，缺点甚至错误肯定在所不免，希望同志们指正。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延边人民出版社领导和编辑部同志的热情支持，延边印刷厂的同志和广大工人并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对此，我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编者 一九七七年十月

目 录

一、鲁迅提倡翻译的目的和态度	(1)
二、主张译文“宁信而不顺”，反对“不如顺而 不信”的乱译	(13)
三、直译是为了丰富中国语和中国文的表 现法	(18)
四、文艺理论、剧本、童话应重意译	(22)
五、没有重译，许多杰作无从看见	(23)
六、复译本可以比较、研究，可以击退乱译	(25)
七、人名地名的翻译	(27)
八、动植物名的翻译	(30)
九、某些词语的翻译	(35)
十、对采用古代的、方言的、外国的成分 的看法	(41)
十一、翻译与创作	(44)
十二、关于翻译的批评	(46)
十三、有关翻译的其他论述	(50)
附录：我国现代翻译史上杰出的先 驱——鲁迅	倪大尉 (54)

一、鲁迅提倡翻译的目的和态度

自然，在地土，经济，村落，堤防，无不残破的现在，文艺当然也不能独保其完整。何况是出于我的译作，上有御用诗官的施威，下有帮闲文人的助虐，那遭殃更当然在意料之中了。然而一面有残毁者，一面也有保全，补救，推进者，世界这才不至于荒废。我是愿意属于后一类，也分明属于后一类的。

译苏联A·P·契诃夫著《坏孩子和别的奇闻》时的《译者后记》见《鲁迅全集18》824页

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这就是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放在青年们的周围，（……）

《准风月谈·由聋而哑》

我看苏维埃文学，是大半因为想介绍给中国，而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

《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

我的译述和介绍，原不过想一部分读者知道或古或今有这样的事或这样的人，思想，言论，并非要大家拿来作言动的南针。世上还没有尽如人意的文章，所以我只要自己觉得其中有

• 1 •

些有用，或有些有益，于不得已如前文所说时，便会开手来移译，但一经移译，则全篇中虽间有大背我意之处，也不加删节了。因为我的意思，是以为改变本相，不但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的。

译日本鹤见祐辅著《思想·山水·人物》时的《题记》见

《鲁迅全集13》386页

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理由还在中国有许多读者层，有着并不全是骗人的东西，也许总有人会多少吸收一点，比一张空盘较为有益。

《南腔北调集·关于翻译》

无产文学既然重在宣传，宣传必须多数能懂，那么，你这些“硬译”而难懂的理论“天书”，究竟为什么而译的呢？（……）

我的回答，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

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三闲集·序言》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我终于并不藐视翻译。至于这一本书，自然决非不朽之作，但也自立统系，言之成理的，现在还不能抹杀他的存在。我所选译的书，这样的就够了，虽然并非不知道有伟大的歌德，尼采，马克斯，但自省才力，还不能移译他们的书，所以也没有附他们之书以传名于世的大志。

《集外集拾遗·致〈近代美术史潮论〉的读者诸君》

我是向来不想译世界上已有定评的杰作，附以不朽的，倘读者从这一本杂书中，于介绍文字得一点参考，于主张文字得一点领会，心愿就十分满足了。

《〈駢下译丛〉小引》见《鲁迅全集16》11页

《文艺政策》另有画室先生的译本，去年就出版了。听说照例的创造社革命文学诸公又在“批判”，有的说鲁迅译这书是不甘“落伍”，有的说画室居然捷足先登。其实我译这书，倒并非

救“落”，也不在争先，倘若译一部书便免于“落伍”，那么，先驱倒也是轻松的玩意。我的翻译这书不过是使大家看看各种议论，可以和中国的新的批评家的批评和主张相比较。与翻刻王羲之真迹，给人们可以和自称王派的草书来比一比，免得胡里胡涂的意思，是相仿佛的，（……）

《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九》

郑伯奇先生（……）便在所编的《文艺生活》上，笑我的翻译这书（注），是不甘没落，而可惜被别人着了先鞭。翻一本书便会浮起，做革命文学家真太容易了，我并不这样想。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注：指翻译苏联的《文艺政策》

我译这篇的本意，既非恐怕自己没落，也非鼓吹别人革命，不过给读者看看那时那地的情形，算是一种一时的稗史，这是可以请有产无产文学家们大家放心的。

《十月》（注）译后附记见《鲁迅译文集7》457页

注：《十月》苏联A·雅各武莱夫著日本井上孝平原译

译一本关于无产文学的书，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我确曾认真译著，并不如攻击我的人们所说的取巧，的投机。所出的许多书，功罪姑且勿论，即使全是罪恶罢，但在出

版界上，也就是一块不小的斑痕，要“一脚踢开”，必须有较大的腿劲。

《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

据书目察核起来，我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虽说做这些事，原因在于“有闲”，但我那时却每日必须将八小时为生活而出卖，用在译作和校对上的，全是此外的工夫，常常整天没有休息。

《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

《域外小说集》发行于1907年或1908年，（……）。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

《鲁迅书信集》下卷1090页（1932·1·16）

在现在的环境中，人们忙于生活，无暇来看长篇，自然也是短篇小说的繁生的很大原因之一。（……）

（……）我们——译者的汇印这书，则原因就在此。贪图用力少，介绍多，有些不肯用尽气力的坏处，是自问恐怕也在所不免的。但也有一点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的近于不坏的意思。

《三闲集·〈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

只有用文艺来沟通，(……)。

(……) 我的作品，(……)能够横在捷克的读者的眼前，这在我，实在比译成通行很广的别国语言更高兴。我想，我们两国，虽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是可以互相了解，接近的，因为我们都走过艰难的道路，现在还在走，一面寻求着光明。

《且介亭杂文末编·捷克译本》

作者对于他的本国的缺点的猛烈的攻击法，真是一个霹雳手。但大约因为同是立国于亚东，情形大抵相象之故罢，他所狙击的要害，我觉得往往也就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这是我们可以借此深思，反省的。

《观照享乐的生活》(注)译后附记 见《鲁迅译文集3》498页

注：日本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里的一篇

这也是《出了象牙之塔》里的一篇，主旨是专在指摘他最爱的母国——日本——的缺陷的。但我看除了开首这一节攻击族馆制度和第三节攻击馈送仪节的和中国不甚相干外，其他却多半切中我们现在大家隐蔽着的痼疾，尤其是很自负的所谓精神文明。现在我就再来输入，作为从外国药房贩来的一帖泻药罢。

《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译后附记 见《鲁迅译文集3》499页

我译这书，也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聊博国人的快意。(……)但当我旁观他鞭责自己时，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

后来却又霍然，宛如服了一帖凉药。

译日本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时的《后记》见《鲁迅全集13》377页

全剧的宗旨，自序已经表明，是在反对战争，不必译者再说了。但我虑到几位读者，或以为日本是好战的国度，那国民才该熟读这书，中国又何须有此呢？我的私见，却很不然：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并吞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

所以我以为这剧本也很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义。

译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一个青年的梦》时的《译者序二》见《鲁迅译文集2》523页

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当爱罗先珂君在日本未被驱逐之前，我并不知道他的姓名。直到已被放逐，这才看起他的作品来；所以知道那迫害放逐的情形的，是由于登在《读卖新闻》上的一篇江口涣氏的文字。于是将这译出，还译他的童话，还译他的剧本《桃色的云》。其实，我当时的意思，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痛苦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

• 7 •

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

《文·杂忆·3·》

我因此颇慨叹中囡人之评论人，大抵特别严酷，应该多译点别国人做的评传，给大家看看。

《鲁迅书信集》下卷893页(1935·10·20)

徐懋庸还叫我细细读《斯大林传》。是的，我将细细的读，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但我临末也请他自己再细细的去读几遍，因为他翻译时似乎毫无所得，实有从新细读的必要。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这书虽然仅仅是一种翻译小说，但却是尽三人的微力而成，——译的译，补的补，校的校，而又没有一个是存着借此来自己消闲，或乘机哄骗读者的意思的。倘读者不因为她没有《潘彼得》或《安徒生童话》那么“颇”，便掩卷叹气，去喝咖啡，终于肯将她读完，甚而至于再读，而且连那序言和附录，那么我们所得的报酬，就足够了。

《集外集拾遗·〈铁流〉编校后记》

翻译似乎不能因为有人粗心或浅学，有了误译，便成冒险事业，于是反过来给误译的人辩护。

《鲁迅书信集》上卷192页(1928·7·17)

这回译《死魂灵》，将两种日译，和德译对比了一下，发现日译本错误很多，虽是自诩为“决定版”的，也多错误。大约

日本的译者也因为经济关系，所以只得草率，无暇仔细的推敲。倘无原文可对，只得罢了，现既有，自然必须对比，改正的。

《鲁迅书信集》下卷872页)(1935·9·8)

至于翻译这篇的意思，是极简单的。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主张者以为可以咒死敌人，敌对者也以为将被咒死，喧嚷一年半载，终于火灭烟消。如什么罗曼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仿佛都已过去了，其实又何尝出现。现在借这一篇，看看理论和事实，知道势所必至，平平常常，空嚷力禁，两皆无用，必先使外国的新兴文学在中国脱离“符咒”气味，而跟着的中国文学才有新兴的希望——如此而已。

译自本片上仲著《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时的《小引》见《鲁迅全集17》186页

在开译以前，自己确曾抱了不小的野心。第一，是要将这样的崭新的童话，介绍一点进中国来，以供孩子们的父母、师长，以及教育家、童话作家来参考；第二，想不用什么难字，给十岁上下的孩子们也可以看。但是，一开译，可就立刻碰到了钉子了，孩子的话，我知道得太少，不够达出原文的意思来，因此仍然译得不三不四。

译苏联L·班台柔耶夫著《表》时的《译者的话》见《鲁迅全集14》298页

《小约翰》即是其一，是自己爱看，又愿意别人也看的书，

于是不知不觉，遂有了翻成中文的意思。这意思的发生，大约是很早的，因为我久已觉得仿佛对于作者和读者，负着一宗很大的债了。

译荷兰F·望·嵩著《小约翰》时的《引言》见《鲁迅全集》
14·9页

因为这一种形式的小说，中国还不多见，所以就译了出来，算是献给读者的一种参考品。

《少年别》（注）译后附记 见《鲁迅译文集》8·401页

注：《少年别》作者西班牙P·巴罗哈，这是原译者日本笠井镇夫选译的《山民牧唱》中的一篇

这一篇，（……）因为一是篇幅较短，译起来不费许多时光，二是大家可以看看在俄国所谓“同路人”者，做的是怎样的作品。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农夫〉（注）译者附记》

注：《农夫》苏联A·雅各武茨夫著。

我所以翻译这书的原因，是起于前一年多，看见李小峰君在搜罗《北新》月刊的插画，于是想，在新艺术毫无根柢的国度里，零星的介绍，是毫无益处的，最好是有一些统系。其时适值这《近代美术史潮论》出版了，插画很多，又大抵是选出的代表之作。我便主张用这做插画，自译史论，算作图画的说明，使读者可以得一点头绪。

《集外集拾遗·致〈近代美术史潮论〉的读者诸君》

这一篇是从日本堀口大学的《腓立普短篇集》里译出的，是

他的后期成熟之作。但我所取的是篇中的深刻的讽喻，至于首尾的教训，大约出于作者的加特力教思想，在我是也并不以为的确的。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食人种的话〉(注)译后附记》

注：《食人种的话》德国C·L·腓立普(1874—1909)著。

不独文艺，中国至今于苏俄的新文化都不了然，但间或有入欣幸他资本制度的复活。任国桢君独能就俄国的杂志中选译文论三篇，使我们借此稍稍知道他们文坛上论辨的大概，实在是最为有益的事，——至少是对于留心世界文艺的人们。

《集外集拾遗·〈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

按原本本非学说。顾以我国美育之论。方洋洋盈耳。而抑扬皆未得其真。甚且误解美谊。此篇立说浅近。颇与今日吾情近合。爰为逯(yí)译。以供参鉴。

译日本上野阳一著《社会教育与趣味》一文后的按语 见《鲁迅译文集10》51页

谨案此篇论者。为日本心理学专家。所见甚挚。论亦绵密。近者国人。方欲有用于美育。则此论极资参考。用亟循字逯译。庶不甚损原意。原文结论后半。皆驳斥其国现用“新定画帖”之语。盖此论实由是而发。然兹译用意。在通学说。故从略。

译日本上野阳一著《艺术玩赏之教育》一文后的按语 见《鲁迅译文集10》31页

他的文章，在译者觉得有些地方颇难懂，参看了麻生义的日本文译本，也还是不了然，所以想起来，译文一定会有错误和不确。

译德国培罗斯著《艺术都会的巴黎》一文后的按语 见《鲁迅译文集10》435页

二、主张译文“宁信而不顺”，反对 “不如顺而不信”的乱译

我们的译书，(……)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的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的范围之外，启发他们是图画，演讲，戏剧，电影的任务，在这里可以不论。但就是甲乙两种，也不能用同样的书籍，应该各有供给阅读的相当的书。供给乙的，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最好还是创作，而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配合读者的胃口，讨好了，读的多就够。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自然，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象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这样费解，怎样还可以称为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

《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

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日本文的译者上田进君，是主张用前一法的。